

城中天籟

赵丽宏

在城里住久了,有时感觉自己是笼中之鸟,天地如此狭窄,视线总是被冰冷的水泥墙阻断,耳畔的声音不外车笛和入声。走在街上,成为汹涌人流中的一滴水,成为喧嚣市声中的一个音符,脑海中那些清淨的念头,一时失去了依存的所在。

我在城中寻找天籟,她像一个顽皮的孩童,在水泥的森林里和我捉迷藏。我听见她在喧嚣中发出幽远的微声:只要你用心寻找,静心倾听,我无处不在。我就在你周围无微不至地悄然成长着,蔓延着,你相信吗?

想起了陶渊明的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在人海中“结庐”,又要躲避车马喧嚣,可能吗?诗人自答:“心远地自偏。”只要精神上远离了人间喧嚣倾轧,周围的环境自会变得清静。这首诗,接下来就是无人不晓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的住宅周围没有篱笆,也无菊可采,抬头所见,只有不远处的水泥颜色和邻人的窗户。

我书房门外走廊的东窗外,一缕绿荫在风中飘动。

我身居闹市,住在四层公寓的三楼,这是大半个世纪前建造的老房子。这里的四栋公寓从前曾被人称为“绿房子”,因为,这四栋楼房的墙面,被绿色的爬山虎覆盖,除了窗户,外墙上遍布绿色的藤蔓和枝叶。在灰色的水泥建筑群中,这几栋爬满青藤的小楼,就像一片青翠的树林凌空而起,让人感觉大自然还在这个人声喧嚣的都市里静静地成长。我当年选择搬来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爬山虎。

搬进这套公寓时是初冬,墙面上的爬山虎早已褪尽绿色,只剩下无叶的藤蔓,蚯蚓般密布墙面。住在这里的第一个冬天,我一直心存担忧:这些枯萎的藤蔓,会不会从此不再泛青?我看不见自己窗外的墙面,只能观察对面房子上墙上的藤蔓。整个冬天,这些藤蔓没有任何变化,在凌厉的寒风中,它们看上去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

寒冬过去,风开始转暖,然而墙上的爬山虎藤蔓依然不见动静。每天早晨,我站在走廊里,用望远镜观察东窗对面墙上的藤蔓,希望能看到生命复苏的景象。终于,那些看似干枯的藤蔓开始发生变化,一些暗红色的芽苞,仿佛是一夜间长成,起初只是米粒大小,密密麻麻,每日见大,不到一个星期,芽苞便纷纷绽开,吐出淡绿色的嫩叶。僵卧了一冬的藤蔓,在春风里活过来,新生的绿色茎须在墙上爬动,它们不动声色地向上攀援,小小的嫩叶日夜长大,犹如无数绿色的小手,在风中挥舞摇动,永不知疲倦。春天的脚步,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在水泥墙面上奔逐行走。没有多少日子,墙上已是一片青绿。而我家里的那几扇东窗,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绿窗。窗框上,不时有绿得近乎透明的卷须和嫩叶探头探脑,日子久了,竟长成轻盈的窗帘,随风飘动。透过这绿帘望去,窗外的绿色层层叠叠,影

影绰绰,变幻不定,心里的烦躁和不安仿佛都被悄然过滤。在我眼里,窗外那一片绿色,是青山,是碧水,是森林,是草原,是无边无际的田野。此时,很自然地想起陶渊明的诗,改几个字,正好表达我喜悦的心情:“觅春东窗下,悠然见青山。”

有绿叶生长,必定有生灵来访。在爬山虎的枝叶间,时常可以看到蝴蝶翩跹,能听到蜜蜂的嗡嗡欢鸣。蜻蜓晶莹的翅膀在叶梢闪烁,还有不知名的小甲虫,背着黑红相间的甲壳,不慌不忙在晃动的茎须上散步。也有壁虎悄悄出没,那银灰色的腹部在绿叶间一闪而过,犹如神秘的闪电。对这些自由生灵们来说,这墙上的绿荫,就是它们辽阔浩瀚的原野山林。

爬山虎其实和森林里的落叶乔木一样,一年四季经历着生命盛衰的轮回,也让我见识着生命的坚忍。爬山虎的叶柄处有脚爪,是这些小小的脚爪抓住了墙面,使藤蔓得以攀援而上,用表情丰富的生命色彩彻底改变了僵硬冰冷的水泥墙。爬山虎的枝叶到底有多少色彩,我一时还说不清楚。春天的嫩红浅绿,夏日的青翠墨绿,让人赏心悦目。爬山虎也开花,初夏时分,浓绿的枝叶间出现点点金黄,有点像桂花。它们的香气,我闻不到,蝴蝶和蜜蜂们却闻到了,所以它们结伴而来,在藤蔓间上上下下忙个不停。爬山虎的花开花落,没有一点张扬,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花开之后也结果,那是隐藏在绿叶间的小小浆果,呈奇异的蓝黑色。这些浆果,竟引来飞鸟啄食。麻雀、绣眼、白头翁、灰喜鹊,拍着翅膀从我窗前飞过,停栖在爬山虎的枝叶间,觅食那些小小的浆果。彩色的羽翼和欢快的鸣叫,掠过葳蕤的绿叶柔曼的藤须,在我的窗外融合成生命的交响诗。

秋风起时,爬山虎的枝叶由绿色变成橙红色,又渐渐转为金黄,这真是大自然奇妙的表演。秋日黄昏,金红的落霞映照窗外的红叶,使我想起色彩斑斓的秋山秋林,也想起古人咏秋的诗句,尽管景象不同,但却有相似意境:“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一天,一位对植物很有研究的朋友来看我。他看着窗外的绿荫,赞叹了一番,突然回头问我:“你知道爬山虎还有什么名字吗?”我茫然。朋友笑笑,自答道:“它还有很多名字呢,常青藤、红丝草、爬墙虎、红葛、地锦、捆石龙、飞天蜈蚣、小虫儿卧草……”他滔滔不绝说出一长串名字,让我目瞪口呆,却也心生共鸣。这些名字,一定都是细心观察过爬山虎生长的人创造的。朋友细数了爬山虎的好处,说它们是理想的垂直绿化,既能美化环境,调节空气,又能降低室温。它们还能吸收噪音,吸附飞扬的尘土。爬山虎对建筑物,没有任何伤害,只起保护作用。潮湿的天气里,它们能吸去墙上的水分,干燥的时候,它们能为墙面保持湿度。朋友叹道:“你的住所,能被

这些常青藤覆盖,是福气啊。”

我从前曾在家里种过一些绿叶植物,譬如橡皮树、绿萝、龟背竹,却总是好景不长。也许是我浇水过了头,它们渐渐显出萎靡之态,先是根烂,然后枝叶开始枯黄。目睹着这些绿色的生命一日日衰弱,走向死亡,却无力挽救它们,实在是一件苦恼的事情。而窗外的爬山虎,无须我照顾,却长得蓬勃茁壮。热风冷雨,炎阳雷电,都无法破坏它们的自由成长。

爬山虎在我的窗外生长了五个春秋,我以为它们会一直蔓延在我的视野,让我感受大自然无所不在的神奇,也曾想把我的“四步斋”改名为“青藤斋”。谁知这竟成为我的一个梦想。

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风和日丽。我无意中发现,挂在我窗外的绿色藤蔓,似乎有点干枯,藤蔓上的绿叶萎头萎靡,失去了平日的光泽。窗子对面楼墙上那一大片绿色,也显得比平时黯淡。这是什么原因?我研究了半天,无法弄明白。第二天早晨,窗外的爬山虎依然没有恢复应有的生机。经过一天烈日的晒烤,到傍晚时,满墙的绿叶都呈萎缩之态。会不会是病虫之患?我仔细查看那些萎缩的叶片,没有发现被虫蛀咬的痕迹。第三天早晨起来,希望看到窗外有生命的奇迹出现,拉开窗帘,竟是满眼惨败之象。那些挂在窗台上的藤蔓,已经没有一点湿润的绿意,就像晾在风中的咸菜干。而墙



文苑

主 编 孟好特
编 辑 林汝恺
特约刊登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面上的绿叶,都已经枯黄。这些生命力如此旺盛的植物,究竟遭遇了什么灾难?

我走出书房,到楼下查看,在墙沿的花坛里,看到了触目惊心的景象:碗口粗的爬山虎藤,竟被人用刀斧在根部齐齐切断!四栋公寓楼下的爬山虎藤,遭遇了相同的厄运。这样的行为,无异于一场残忍的谋杀。生长了几十年的青藤,可以抵挡大自然的风雨雷电,却无法抵挡人类的刀斧。后来我才知道,砍伐者的理由很简单:老公寓的外墙要粉刷,爬山虎妨碍施工。他们认为,新的粉墙,要比爬满青藤的绿墙美观。未经宣判,这些美妙的生命,便惨遭杀戮。

断了根的爬山虎还在墙上挣扎喘息。绿叶靠着藤中的汁液,在烈日下坚持了几天,一周后,满墙绿叶都变成了枯叶。不久,枯叶落尽,只留下绝望的藤蔓,蚯蚓般密布在墙面,如同神秘的文字,也像是抗议的符号。这些忍忍的藤蔓,至死都不愿意离弃水泥墙,直到粉墙的施工者用刀铲将它们铲除。

“绿房子”从此消失。这四栋公寓楼,改头换面,消失了灵气和个性,成了奶黄色的新建筑,混迹于周围的楼群中。也许是因为居民们的抗议,有人在楼下的花坛里补种了几株紫藤。也是柔韧的藤蔓,也是摇曳的绿叶和嫩须,一天天,沿着水泥墙向上攀援……

紫藤,你们能代替死去的爬山虎吗?

家住石库门

缪国庆

非“完璧归赵”不可。而后,在一声呵斥里,也就识相地睡了。

第二天一早,睁开睡眼,怎么身子下面竟是全空的呢?一摸,哟,糖炒栗子!一颗、两颗、三颗……

戏迷妈妈

母亲是个绍兴戏迷。

所谓的绍兴戏,并非绍兴的地方戏“绍兴大板”,而是起源于浙江嵊县一带的越剧,在初期叫做“的笃班”的。我最初的这一概念就是从母亲那里来的,不过,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捉摸不透这“的笃”二字的含义,后来问了母亲,才晓得由伴奏的板尺、笃鼓的敲击之声而来。看戏而能知戏之源,且又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可见那看戏的历史确是很“悠久”的了。

自从父亲亡故之后,母亲显然地见老了,平日懒于外出,所以也难得跑戏院,但电台里的戏曲广播节目却是每日必听的。一听老戏,我们兄弟两个便常常要借此寻开心。

“这只戏,妈妈起码听过一百遍了,这趟再听是一百零一遍了。”

“老实讲,假使哪里缺角色,妈妈练也用不着练就可以上台了,老生小生老旦花旦样样拎得起。”

母亲也乐:“两个小鬼头,又来钝钝(挖苦)妈妈了。”

笑完了,我们便说:“炒冷饭有啥意思呢?”

母亲便故意反讥道:“你们天天吃饭有啥意思呢?”

也有个“饭”字,不过,有点近乎不讲道理。但由此想来,百看不厌或百听不厌毕竟不只是艺术夸张而已。

我不止十次地听母亲说起她年轻时看戏的事。那时,母亲在上海的外国行家(洋行)做小工,收入之少是可想而知,但宁肯节衣缩食,绍兴戏却是不肯不看的。戏院,当然看不起,于是就去“新世界”之类的游乐场,那里有专门的绍兴戏场子,十几个铜板,且“买一送一”,明天还能接着看,因为那时多连台本戏,一出戏有十多本,譬如《孟丽君》就是。白天做生戏,晚上去看戏,深更半夜回家,要喊外婆开门,无疑是讨骂。大概是很

帆影叠在金波银浪

海风 曹小航

身在苍茫
抽走绵延落叶的路径
你说八月来过
没有一点回头路
月亮爬上海湾
北戴河的细沙唤醒脚印
我与你是否重叠
像奔涌的浪涛追逐
松树撑着夏天的繁华
踩到哪里才印证你的存在
在最轻暖的秋天
被凝聚一个心形的构思
海天一色
背后的城市暗了
有一种不反复的奔流
是回归大海的誓言

帆影 莘小龙

晨曦撩开了你的面纱
朝阳给你披上了绚丽
帆影叠在金波银浪
水鸟贴着碧波悠悠地飞
一道彩虹连接南北
桥上景观可听到太湖的呼吸
去蔡浓喝一壶阿婆茶
从前的故事就泡在茶杯里
帆影点点也印上了我的视野
水乡客厅拉近了长三角距离

听雨 浅酌

如果哪天有雨莅临,那么
不要随着风奔波
像贪恋前方的孩子一样,忙于捡拾
被风吹落的日子
陪我听雨,就站在昨夜
站在尘嚣的菩提树下,相见恨晚的对视里
听雨的脚步声款款而至
昨夜,我们曾在一起吟诵过它们
一起听雨,听那天籁抒写
偎依在修竹的回廊前,一起痴痴地
将夜雨的呢喃汇集于诗歌
看它们如何,跳跃在黄昏以至清晨
你原本是流火的精灵
却牵了月下雪的手,星星点点
牵出了一场诗歌的漫天花雨
在每夜的梦中轻打芭蕉,淅淅沥沥
如果能够凿开,密不透风的时间
你愿意为我留一点缝隙扎根吗
让一场心雨缓缓而下,让我的诗歌
爬满你渐趋荒凉的前额